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四十八回 給玉佩韓公子抱乳拜丈人 忌曆書紹眉王忍心誅叔父

韓騰跨馬回家，對著司馬夫人大笑。夫人詰問出緣由，哂之曰：「你這媒，做差了。」韓騰曰：「怎見得是差。」夫人曰：「凡妍丑不倫，賢愚相遠的夫妻，每每歸怨著做媒的。況十餘歲有才有貌的小女娃，伴這眉長皮皺的老叟，一株嫩桃花倚著枯樹，倘那性氣驕的情願死去避他，你做媒的，心怎安呢。」韓騰曰：「夫人差矣。但論賢愚，何論老少。這人英雄器局，國之■！也。現為定威將軍，身是國丈，就娶他做個十二三房，也便宜了他。可惜我無女兒，有時，定給他做個二房的。」夫人笑曰：「將軍醉矣，回房歇歇，明日才說哩。」明日，韓騰置酒家中，復招三人。私令介之、騰驤先至，二人到時，韓騰附耳，言今日之筵為這樣起的。二人點頭擔在身上。頃之，可當亦至，四人相視而笑。復相與痛飲，酒過三巡，介之把酒向韓騰曰：「昨日將我老人家排擋，定個絕少的夫人，我今轉為侯爺家，執個戶對年當的斧侯爺的公子，大約是去年產的。今我們親義侯又生個小姐兒，甚白淨，某當與門將軍作伐，成你兩家的親眷，你兩家意下若何？」可當曰：「只怕某是寒」起家，攀韓侯爺不起。」騰驤曰：「這都是沒要緊的閒話兒。」因顧韓騰曰：「侯爺如不棄時，速著公子出來，奉丈人酒。」韓騰大喜，目顧侍酒的家人。不一時，聞金鈴瑤環響，幾個丫頭擁抱著小公子，朝著可當亂拜。可當接抱著笑曰：「叫甚名呢？」丫頭曰：「墓生。」可當點點頭說著曰：「你老子是絕白淨的，為何生你偏黑起來。」騰驤曰：「略有一半兒似丈人。」介之曰：「是可侯爺的半子，自然是一半兒似可侯爺哩。言罷，各人又笑了一回。韓騰起而把盞，代兒子奉丈人。可當飲了，懷中摸出一件東西，是雙魚抱月暈的美玉，賞給墓生。各人又交飲了一會，夜深方散。自是四人疊為賓主，日日豪飲。又數日，可當遵旨隨嬌鸞回黃石，乃拜辭三人而去。

余余見新歷刊本將成，又令山翠屏習其推演之法，以四餘、七政、過宮、飛宮，參入磨盤三千六百局，而得其生剋、制化、吉曜、凶符，明析指示，使賢愚皆曉，名曰紫霞日用通書。又將一年節氣月建，及逐日土俗事宜，明注日腳，每年歲首頒行，使家置一編，名曰笏山年曆。十二月刊印功成，擬國號為晉，蓋王本臨晉人，故也。改元凝命，題其年曆。曰：「大晉凝命元年頒行乙巳年曆」十二字。乙巳元旦。朝賀已畢，左丞相花容，手捧新裝成的年曆一本呈覽，王大喜，即降旨頒行各邑令鄉長，俾各頒其民。又封刊匠可法為工部刊刻大使。此歷一頒，笏山之民，爭先快睹，無不遵其歷而奉其朔。即紹潛光屬鄉之民，及眉京百姓，亦莫不重賞爭購，以為避凶趨吉之符。其父老紛紛聚議曰：「我長笏山數十年，幼即聞有交春、立春、秋分、冬至之名，而不知某日也。亦聞三年一閏，而從不知何者為閏也。即如今年乙巳非此歷出，孰知三月外，又一三月為閏月乎。非天生聖人以佐晉王，安得有此。」由是嚷哄街談巷議的，鬧個不絕。潛光大怒，乃下詔大禁妖書，如家有妖書，以謀反論，全家皆戮。使京尹平章逐家搜檢。丁勉之諫曰：「妖火之燄，可潛消而不可以卒撲，撲則愈熾矣。況平章新進喜事，而性復酷烈，若令搜檢必擾吾民。且是書也，必不能越吾界，而搜是搜之不盡可知也。搜不盡搜與不搜同。願王修德，以培國本，顏少青如王何。」潛光怒曰：「此書行，而使人疑正朔在彼，不深痛抑絕，民心亂矣。汝毫而昏，何知大事。」拂袖而入。勉之歎曰：「亂階在是矣。」

這平章，本雞叫鄉人。好讀書，則拙於操管。初應吉嘗試不錄，遂傭為呼家寶抄書。潛光破可莊，章又夤緣家寶，以功封五紹鄉長，後以嚴刻決大獄，潛光謂其有折獄才，人為眉京丞，尋改眉京尹。逮接潛光手詔，逐家搜檢妖書，即喚齊狼役，帶了非理刑具，逐家去搜。眉京的民，早聞得這個消息，將這書燒燬的，藏得密密的，搜了幾家總搜不出。心中想出一個歹計來，若搜不著時，將這一家財帛細軟私行封了，又將這家主練了頸以待審為名，實則暗中賺人賄賂。於是鬧得男啼女哭，狗走雞飛。有先送了前程免搜的，有送的不能如數，約略搜的。可憐眉京百姓，逃得的，撇了妻子逃去了；逃不脫的，任他拿著挨苦。鬧了五六天何曾有半頁的妖書搜出來，看看沒處可搜了。思量沒有一本搜出，何以回旨。正立馬效外，徘徊了許時。忽聞一陣花香從野塘外的粉牆撲將過來，遙望牆內的細柳奇花，夾著亭檻，十分幽雅。乃指問從人。從人曰：「這是紹光祿的園子。」平章曰：「紹光祿是誰？」從人曰：「他是大王的叔父。他有四個兒子，皆不肯做官。大王乃賜他光祿大夫的虛銜，在這裡飲酒賦詩調鷹試馬的取樂。」平章曰：「這一家偌大門口，還不曾搜，遑問其他。」喝人將前後門把守，率惡役打將入去。家人攔擋不住，急問原故。平章曰：「是奉旨搜家的。」家人曰：「既奉聖旨，不須這等張皇，教家主人出接便了。」家人忙忙的分頭入報。一僮走進園子裡，正遇紹金紹玉在這裡演習武藝，大叫曰：「少爺不好了，聖旨搜家打進來了。紹金紹玉唬得不知怎的，正欲問個明白，只見父親紹坐茅氣噓噓地走前來曰：「猜他甚麼大事，原來為著紫霞都的年曆，喚做妖書。這算得甚麼，大約是循例搜搜罷了。」即穿帶了冠服，去迎京尹。平章進中廳，坐未定，數十個狼役已分頭嚷進裡面去了。坐茅詰問未完，只見群役出，回言沒有搜出。平章怒，不顧坐茅說話，驅群役就從這中廳搜將入去。但見丫鬟婦女，守住了幾處臥房，閉門不聽搜。平章正喝人打門，從茅從後趕來，大叫曰：「這是第二媳婦的臥房，搜不得的。」平章曰：「我奉聖旨而來，知你二媳三媳呢。」喝人將門首的丫鬟婦女鞭散了。只見門訝然開，一個媳婦抱著小竹篋兒，披頭散髮的哭著出來。平章疑這篋兒，上前揪著媳婦兒的頭髮，奪那竹篋，媳婦兒緊緊抱著，摟做一堆兒。坐茅大怒，罵曰：「汝這京尹，多大前程，自古道男女不親，汝這等無禮胡鬧，官體何在，與汝見王去。」平章曰：「見王事小，搜妖書事大。待某搜出了妖書，同你說話。」坐茅曰：「媳婦篋中甚麼，憑渠搜搜。」媳婦哭曰：「這裡是小媳婦下體至褻之物，不能見人的。」言著，摟得越緊。平章這裡又不肯放，扯做一團兒。坐茅愈怒，一把將平章揪翻。媳婦兒遂走脫了。平章喝人拿坐茅，群役只是應著，不敢動手。坐茅曰：「汝既說奉旨搜家拿旨出來，驗是真偽。」平章向懷中拿出，與坐茅看，坐茅看了，曰：「你錯搜了，這旨不是搜某的。」平章曰：「統在這裡，不算得麼。」坐茅變色曰：「京尹不識字麼，此是搜眉京城裡民居的旨，紳宦亦不在搜內。況某是王親，你無故毀壞某府第，搶劫某器玩，凌辱某媳婦，毀傷某花木，將欲何為？」平章不能答。坐茅即令左右備馬、笏，面聖。時滿街滿巷的人，紛紛來看。都說，這回搜著釘子了。時，坐茅長子紹經、次子紹緯，剛自外歸，問知備細，即與紹玉、紹金，微服扮作從人，打探父親消息。只見坐茅下了馬，拿著朝笏，揪著平章進內殿向黃門官拱手曰：「王叔紹坐茅來大王處告狀子的，煩官通奏。」潛光聞之大驚。問與何人上殿，黃門曰：「與京尹平章。」潛光猜著了好些，然只疑兜攬別人的事，即傳齊值殿的羽林軍士，忙忙上殿。坐茅拄笏山呼。謝了坐位，潛光問曰：「叔父，同這京尹上朝，必有事故。」坐茅曰：「大王有旨拿臣麼？」潛光曰：「無。」「有旨搜臣麼？」潛光曰：「無。」坐茅曰：「然則平章率狼役數百人，打入內宅，曰奉旨拿人，曰奉旨搜家，辱臣媳婦，碎臣器物，不特欺臣，抑亦欺王也。」潛光怒曰：「平章，孤使汝搜檢妖書，數日不見回旨，為何侮孤叔父，以乾罪戾。」平章脫冠頓首曰：「小臣奉旨，沿戶查搜，並無妖書。每夜微行，採影巷議，微聞這妖書悉從紹光祿家發出，今奉禁亦悉收回。紹光祿家。臣初不知紹光祿即王叔也，率從人直入其閨，見一公子拿竹篋交這婦人，臣奪竹篋，被王叔揪翻辱打一頓，此是實情，聽王治罪。」潛光問坐茅曰：「此話可真麼？」坐茅曰：「憑虛捏造有何證驗，不斬此人，國體何在。」平章曰：「這竹篋便是證驗，若果中無妖書，何苦死死的爭著。」坐茅曰：「深閨婦女，誰無褻篋，此物何可見官長。」潛光曰：「此事不能無弊。就令婦女褻衣，一看便可析疑，何事苦爭。」使人召京營將軍紹海深上殿，附耳吩咐，深海領旨去了。潛光斥武士將二人暫押天牢。

卻說海深平日與坐茅不合，一得密旨，即引羽林軍士，將坐茅的園宅圍得水洩不通，一人門盡驅那僮僕婢媪，唬以極刑，言王叔已招了供，今奉聖旨，取這妖書作證，你們知的不拿出來時，怕你挨刑不過。眾人齊呼：「實在不知。」於是僮僕中，先將幾個行起刑來，只是呼天號地的，並無口供。又將丫頭老嫗夾著十指，那裡說得出呢。後又拿著個十五六歲的書童，將欲行刑，書童哭曰：「我不知妖書不妖書，這書房是四壁皆是書，將軍可自去尋討。」乃令書童引進書房裡來。原來這海深略識些字，看過了幾架，都看不出。及這一架，有新新裝潢的，抽出看時，上面寫著「大晉凝命元年頒行乙巳年曆」等字，檢來檢去，別無第二本，遂將此本懷著帶兵繳旨去了。